

樂城集卷之十六

宋眉山蘇轍子山出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叙禮初
全校

詩一百二十首

程之元表弟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韻戲別

送君守山陽羨君食淮魚送君使鍾陵羨君江上居憐君喜爲吏
編行不欲獻紛紛出歌舞綠髮照瓊梳歸鞍踏涼月倒盡清樽餘
蹉我病且衰兀然守文書齒疎懶食肉一飯甘青蔬愛水亦已乾
塵土生空渠清貧雖非病簡易由無儲家使赤腳嫗何煩短轅車

君船繫東橋茲行尙徐徐對我竟不飲問君獨何歎

表弟程之邵奉議知泗州

馬有千里足所願百里程馬心自爲計安用終日行何人志四方
欲買千金輕吾弟有儁才見事心眼明二年坐北部萬口傳佳聲
談笑頑狡伏何曾用敲榜艱難得銅虎洗眼長淮清民事不足爲
但當食魚烹負重貴餘力過飽多傷生不見大路馬垂頭畏繫纓

次韻子瞻書黃庭內景卷後贈蹇道士拱辰

君誦黃庭內外篇本欲洗心不求仙夜跡片月墮我前黑氛剝盡
朝日妍一暑一寒久自堅體中風行上通天亭亭孤立孰傍緣至

哉道師旨三然既已得之戒不傳知我此心未虧騫指我嬰兒藏
谷淵言未絕口行已旋我思其言夜不眠

次韻子瞻好頭赤

沿邊壯士生食肉小來騎馬不騎竹翩然赤手挑青絲提下巔崖
試深谷牽人故關榆葉赤未慣中原暖風日黃金絡頭依圍人俛
聽北風懷所歷

送葆光蹇師遊廬山

建城市中有狂人縱酒罵市無與親敲門訪我何逡巡頭蓬面垢
氣甚真截河引水登崑崙下洗尺宅骨髓勻告我入室要自門仙

翁道師豈遺君 歸來插足九陌塵
獨遊凝祥芳草春 蕭然孤鶴鳴
鷄羣子欲不死 存谷神
海山微明朝日暎 丹成寄子勿妄云
出入無朕窮無垠 相思一笑君乃信

同子瞻次梅聖俞舊韻題鄉舍木山

江槎出沒浮犀牛 波濤掀天谷爲洲
江寒水落驚霜秋 危根瘦節鳴寒流
脆朽吹去誰鑄鏤 連峯疊嶂立酋酋
吾家此山不易得 十年棄置空自尤
猿號鶴淚豈無意 委蛇怪我懷羔裘
西歸父老拍手笑笑憶翁子 躬薪樵去時三山今有五不問故園惟一丘

次韻子瞻送千乘千能

少年食糠藪吐去願一官躬耕遇斂獲不知以爲歡謂言一鴉
要勝終屈蟠朝廷未遑入江海失所安多憂變華髮照影慙雙鸞
恩從萬里歸獨喜大節完日食太倉米篋中有餘紈奇窮不當爾
自信處此難長女聞孀居將食淚滴槃老妻飽憂患悲吒摧心肝
西飛問黃鵠誰當救飢寒三子憐我老輦致心一寬別久得會合
喜極成辛酸忽聞倚門望有書驚歲闌深情見緩急欲報非琅玕
勸爾勤孝友慎母慕衣冠淵渟自成井放瀉當生瀾豈有白雪駒
舉足無和鑿

題王詵都尉畫山水橫卷三首

摩詰本詞客亦自名畫師平生出入輞川上鳥飛魚泳嫌人知山
光盎盎著睂睫水聲活活流肝脾行吟坐詠皆自見飄然不作世
俗詞高情不盡落綠素連峯絕澗開重帷百年流落存一二鳴囊
玉軸酬不訾誰令食肉貴公子不學父祖驅熊羆細氈淨几讀文
史落筆璀璨傳新詩青山長江豈君事一揮水墨光淋漓手中五
尺小橫卷天末萬里分毫釐謫官南出止筠穎此心通達無不之
歸來纏裹任紈綺天馬性在終難羈人言摩詰是前世欲比顧老
疑不癡桓公崔公不可與但可與我寬衰遲

憐君將帥雖有種多君智慧初無師篇章俊發已可駭丹青妙絕

當誰知自言五色苦亂目況乃旨酒長傷脾手狂但可時弄筆口
病未免多微詞歌鐘一散任池館幅巾靜坐空書帷偶從禪老得
真趣此身不足非財嘗世間翻覆岸爲谷猛獸相食虎與罷逝將
得意比春夢獨取妙語傳清詩眼看宮釀瀉酥酪未與村酒分醇
滴解鞍駿馬空伏櫪寄書黃狗閑生釐江山平日偶有得不自圖
寫渾忘之臨窗展卷聊自適盤礴豈復冠裳羈欲乘漁艇發吾興
願八野寺嗟兒癡行纏布襪雖已具山中父老應嫌遲

我昔得罪遷南夷性命頃刻存篙師風吹波蕩到官舍號呼誰復

相聞知小園畜蟻防橘蠹

橘性甘多蠹南
食蠹雖鄰家柯

人畜蟻於園中蟻緣木
葉相接而蟻不相過亦

一異 空庭養蜂收蜜脾讀書一生空自笑 賣鹽竟日那復詞城中

清溪可濯漱城上連峯堪幕帷十千薄俸 聊足用魚多米賤憂無

訾東坡居士最岑寂岌然深藜見狐熊坐 隔止鵬偶成賦槃中食

暮時作詩憐君富貴可灸手一時出走羞 啜醕澤傍樵悴凡幾歲

胸中芥蒂無一釐江山別來今久矣不獨 能言能畫之同朝執手

不容久笑我野馬方受羈袖中短卷墨猶 濕傍人笑指吾儕癡方

求農圃救貧病它年未用譏樊遲

次韻子瞻十一月旦日鎖院賜酒及燭

銅鑲玉鎖閉空堂腕脫初驚筆札忙紅燭 遙憐風雪暗黃封微瀉

桂椒香光明坐覺幽陰破溫暖深知覆育長明日白麻傳好語
聲微繞殿中央

送周正孺自考功郎中歸守梓潼兼簡呂元鈞三絕

白髮熙寧老諍臣凜然心膽大於身吾儕坐看鴻唐去誰起雲中
廢棄人

十年符竹守吾州故吏相逢嘲土牛毋謂徐公不堪用諸人自與
世沉浮

東道如聞近稍安乘驄按部凜生寒忽逢太守能相下俱是從來
言事官

雪中訪王定國感舊

昔游都城歲方除飛雪紛紛落花絮徑走城東求故人馬蹄旋沒
無尋處翰林詞人呼巨源笑談通夜倒清樽住在城西不能返醉
臥吉祥朝日瞰相逢卻說十年事往事皆非隔生死惟有飛雲似
昔時許君一醉那須起蘭亭俛仰迹已陳黃公酒壚愁殺人君知
聚散翻覆手莫作吳楚乘朱輪

次韻王定國見贈

枯木無枝不記年寒灰誰遣強吹然南遷不折知非妄未老求聞
愈覺賢屢出詩書新管籥偶開畫卷小山川簿書填委慙君甚擬

去歸來粗了眠

王子難龍圖挽詞

帝子乘鸞已列仙，遺芳留得眾孫賢。
俊科蚤與寒儒競，禁從終儻白髮年。
輦路聯鑣驚往事，圃田回首泣新阡。
舊聞推歷知天命，看熟黃梁定洒然。

次韻李彥秀才來別子瞻仍謝惠馬二首

小床臥客笑元龍，彈鋏無與下舍中。
五馬不辭分後乘，輕裘可許敝諸公。
隨人射虎氣終在，徒步白頭心頗同。
遙想據鞍橫槩處，新詩一一建安風。

呂司空挽詞三首

少年輕富貴一意在詩書
共恨經綸晚纔收老病餘
寡言知德勝善應本中虛
卒相承平業謳歌元祐初

其二

將相家聲近勲名晚歲隆
給扶安舊德賜府歷羣公
不見彌繼迹空推翼戴功
山公舊多可寒士泣清風

其三

罷郡來清潁微官憶宛丘
潁垣那可住隱几若將休
復起民欣願

全歸天不畱世間反覆手
有口德竟無憂

公罷潁川退居於陳轅
爲陳學官時請見焉

范蜀公挽詞三首

能言人盡爾有立世終稀憂國常先衆謀身亦勇歸見奇初或笑
要極未應非僅似西山老終身止食薇

其二

賦傳長嘯久書奏鈔鐘新共歎文章手終爲禮樂人遺風滿臺閣
好語落簪紳欲取褒雄比終非骨鯁臣

其三

劔外東來日城西邵住年高齋畱寓宿旅食正蕭然語愜聞投石
詩新看涌泉清樽寄苦淚一洒葉墳前

范百嘉百歲昆仲挽詞二首

少年何敏銳才氣伏諸生展卷五行下揮毫萬字傾百年殊未艾
一病竟無成誰謂從夫子同開鬱鬱城

其二

季子尤高爽顏家早哭回白頭生便爾黃壤遽相催舊草誰收拾
新松剩挿栽悲傷有伯氏諸子尙嬰孩

安厚卿樞密母夫人挽詞二首

家起側微中身兼富貴終慈仁本宜壽勤約自成風大府寧居久
名邦賜沐雄共傳生子福仍指讀書功

早歲參戎幙開門對粉牆初聞寡兄弟共羨好姑章
一別飛騰速全歸福祿長遺芳在子舍它日望巖廊

題李公麟山莊圖

弁叙

伯時作龍眠山莊圖由建德館至垂雲泝著錄者十六處自西而東凡數里巖嶠隱見泉源相屬山行者路窮於此道南溪山
清深秀峙可游者有四曰勝金巖寶華巖陳彭澗鵲源以其不可
緒見也故特著於後予瞻旣爲之記又屬轍賦小詩凡二十
章以繼摩詰輞川之作云

建德館

龍眠淥淨中微吟作雲雨幽人建德居知是清風主

墨禪堂

此心初無住每與物皆禪如何一丸墨舒卷化山川

華巖堂

佛口如瀾翻初無一正定畫作正定看於何是佛性

雲薌閣

清溪便種稻秋晚連雲熟不待見新春西風薌自足

發真塢

山開稍有路水放亦成川游人得所息真意方澹然

薌茅館

山居少華麗牽茅結淨屋此間不受塵幽人亦新沐

瓔珞巖

泉流逢石缺脉散成寶網水作瓔珞看山是如來想

棲雲室

石室空無主浮雲自去來人間春雨足歸意帶風雷

秘全庵

世道自破碎全理未嘗違溪山亦何有永覺平日非

延華洞

共恨春不長
逡巡就搖落
一見洞中天
眞知世間惡

澄元谷

石門日不下
潭鏡月長臨
細細溪風渡
相看識此心

雨花巖

巖花不可攀
翔藥久未墮
忽下幽人前
知子觀空坐

泠泠谷

層崖落飛泉
微風泛喬木
坐遣谷中人家
家有琴筑

玉龍峽

白龍晝飲潭修尾掛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雹晴相射

觀音巖

倚巖開翠屏臨潭置苔石有所獨無人君心得木得

垂雲泚

未見垂雲泚其如歸興何路窮雙足熱爲我洗盤陀

勝金巖

置馬步巖間巖前得平地肴蔬取行簾粗飽有遺味

寶華巖

團團寶華巖重重蔭埵木歸來得商鼎試鬻溪邊綠

陳彭潔

蒼壁立精鐵縣泉瀉天紳山行見已久指與未來人

鵲源

溪深龜魚驕石瘦椿楠勁借子木蘭船寬我芒鞋病

四詩皆記
伯時所畫

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弁示坐中

黃馬已向初旬見白酒相攜九日嘗
萸少一枝心自覺春同斗粟
味終長蘭生庭下香時起玉在人前坐亦涼
千里使胡須百日整
將中子治書囊

題王詵都尉設色山卷後

還君橫卷空長歎問我何年便退休欲借巖阿著茅屋還當溪口
泊漁舟經心蜀道雲生足上馬胡天雪滿裘萬里還朝徑歸去江
湖浩蕩一輕鷗

次韻子瞻相送使胡

朔雪胡沙試此身青羅便面紫狐巾擁爐代北隨飛鴈頓足江東
有臥麟欺酒壺冰將送臘照溪梅萼定先春漢家五餌今方驗更
愧當年歎息人

歐陽文忠公夫人挽詞二首

先生才蓋世家事少經心流落初相偶委蛇志益深功名入圖史

文字刻璆琳有助知由內騶虞欲重吟

其二

好禮忘耆老持家歷盛衰謹嚴終致一貧富各從宜晚歲仍聞道
臨終竟不疑外人傳一二猶得載銘詩

歐陽伯和仲純挽詞二首

之人雖蚤病對客每清言一信疾爲累要稱學有原籛籛視名器
果蓏指乾坤長短何須問傳家已抱孫

其二

仲氏氣無前爲文思湧泉飄然落筆地時出疾邪篇純榦要經雪

驂騑行著鞭淒涼悲故客不及見華顛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次莫州通判劉涇韻二首

北國亦知岐有夷何嘗烽火報驚危
擁爐絕漠聞嘉語緩帶臨邊
出好詩約我一樽迎嗣歲待君三館已多時
從今無事唯須飲文字聲名人自知

平世功名路甚夷不勞談說更騎危
早年拭目看成賦近日收心
聞琢詩古錦屢開新得句傲貂方競苦
寒時南還欲向春風飲寒
柳凋枯恐未知

贈知雄州王崇拯二首

趙北燕南古戰場何年千里作方塘
煙波坐覺胡塵遠皮幣遙知
國計長勝處舊聞荷覆水此行猶及蟹
經霜使君約我南來飲人

日河橋柳正黃

生辰使例以人
日還至雄州

城裏都無一寸閑城頭野水四汗漫
與君但對湖光飲久病偏須
酒令寬何氏溝塍布棋局李君智畧走珠槃
應存父老猶能說有意功名未必難

贈右番趙侍郎

霜須顧我十年兄朔漠陪公萬里行
駢馬貂裘寒自暖連牀龜息

夜無聲同心便可忘苛禮異類猶應服至誠行役雖勞思慮少會
看聚棗及春生

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

獨臥繩牀已七年往來殊復少縈纏心游幽闕鳥飛處身在中原
山盡邊梁市朝回塵滿馬蜀江春近水浮天枉將眼界疑心界不
見中宵氣浩然

右趙侍郎

笑語相從正四人不須嗟歎久離羣及春煮菜過邊郡賜火煎茶
約細君日暖山蹊冬未雪寒生胡月夜無雲明朝對飲思鄉嶺夷

漢封疆自此分

右二副使

絕句二首

亂山環合疑無路
小徑縈回長傍溪
髣髴夢中尋蜀道
興州東谷鳳州西

日色映山才到地
雪花鋪草不曾消
晴寒不及陰寒重
攬篋猶存未著貂

過楊無敵廟

行祠寂寞寄關門
野草猶知避血痕
一敗可憐非戰罪
太剛嗟獨

畏人言馳驅本爲中原用嘗享能令異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隱誅
形聊足慰中魂

燕山

燕山如長蛇千里限夷漢首銜西山麓尾掛東海岸中開哆箕畢
末路牽一線卻顧沙漠平南來獨飛鴈居民異風氣自古習耕戰
上論召公奭禮樂比姬且次稱望諸君術畧亞狐管子丹號無策
亦數游俠冠割棄何人斯腥臊久不泮哀哉漢唐餘左衽今已半
玉帛非足云子女羅蹈踐區區用戎索久爾縻郡縣從來帝王師
要在侮亡亂攻堅甚攻玉乘瑕易冰泮中原但常治敵勢要自變

會當挽天河洗此生齒萬

趙君偶以微恙乘駝車而行戲贈二絕句

鄰國知公未可風雙駝借與兩輪紅
它年出塞三千騎臥畫輜車
也要公

高屋寬箱虎豹裯相逢燕市不相親
忽聞中有京華語驚喜開簾
笑殺人

會仙館二絕句

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溪流
胡人置酒畱連客願識峯巒

是勝遊

嶺上西行雙石人臨溪照水久逡巡低頭似愧南來使居處雖高
已失身

出山

燕強不過古北關連山漸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屣住契丹駢車
依水泉橐駝羊馬散川谷草枯水盡時一遷漢人何年被流徙衣
服漸變存語言力耕分獲世爲客賦役稀少聊偷安漢奚單弱契
丹橫目視漢使心淒然石塘竊位不傳子遺患燕薊逾百平仰頭
呼天問何罪自恨遠祖從祿山

此皆燕人語也

奚君

宅在中京南

奚君五畝宅封戶一成田故壘開都邑遺民雜漢編不知臣僕賤
漫喜殺生權燕俗嗟猶在婚姻未許連

惠州

傳聞南朝逃叛者多在其間

孤城千室閉重闌蒼莽平川絕四鄰漢使塵來空極目沙場雪重
欲無春羞歸應有李都尉念舊可憐徐舍人會逐單于渭橋下歡
呼齊拜屬車塵

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是日大風

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難莫倚阜貂欺朔雪更催靈火

袁鉛丹

馬上作李若芝守一法似有功

夜雨從來相對眠，茲行萬里隔胡天。
試依北斗看南斗，始覺吳山在目前。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
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

臥江湖。

虜廷一意向中原，言語綢繆禮亦虔。
顧我何功慙陸賈，橐裝聊復助歸田。

木葉山

奚田可耕鑿，遼土直沙漠。
蓬棘不復生，條幹何由作。
茲山亦沙阜，短短見叢薄。
冰霜葉墮盡，鳥獸紛無託。
乾坤信廣大，一氣均美惡。

胡爲獨窮陋意似鄙夷落民生亦復爾垢汙不知忤君看齊魯間
桑柘皆沃若麥秋載萬箱蠶老簇千箔餘梁及狗彘衣被遍城郭
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遂令堯舜仁獨不施禮樂

虜帳

虜帳冬住沙陀中索羊織葦稱行宮從官星散依冢阜氍廬窟室
欺霜風春梁煑雪安得飽擊兔射鹿夸強雄朝廷經畧窮海宇歲
遺繒絮消頑凶我來致命適寒苦積雪向日堅不融聯翩歲旦有
來使屈指已復過奚封禮成卽日卷廬帳釣魚射鵝滄海東秋山
旣罷復來此往返歲歲如旋蓬彎弓射獵本天性拱手朝會愁心

胸甘心五餌墮吾術勢類畜鳥游樊籠祥符聖人會天意至今燕
趙常耕農爾曹飲食自謂得豈識圖霸先和戎

十日南歸馬上口占呈同事

南轅初喜去龍庭入塞猶須閱月行漢馬亦知歸意遠朝暘已作
故人迎經冬舞雪長相避屈指新春旋復生想見雄州饋生菜菜
盤酪粥任縱橫

傷足

少年謬聞道直往寡所疑不知避礙嶮造次逢顛危中歲飽憂患
進退每自持長存鄙夫計未免達士嗤前日使胡罷晝夜心南馳

中塗冰塞風澆漾無津涯僕夫執轡前我亦忘止之馬眩足不禁
拉然臥中坻異域非所息據鞍幾不支昔嘗誦楞嚴聞有乞食師
行乞遭毒刺痛劇侵肝脾念覺雖覺痛無痛痛覺知念極良有見
遂與凡夫辭我今亦悟此先佛豈見欺但爾不卽證欲往常遲遲
咄哉後來心當與初心期

春日寄內

春到燕山冰亦消歸驂迎日喜嫖姚久行胡地生華髮初試東風
脫敝貂插髻小幡應正爾點槃生菜爲誰挑附書勤掃東園雪到

日青梅未滿條

渡桑乾

北渡桑乾冰欲結，心畏穹廬三尺雪。
南渡桑乾風始和，冰開易水應生波。
穹廬雪落我未到，到時堅白如磐陀。
會同出入凡十日，腥膻酸薄不可食。
羊脰乳粥差便人，風隧沙場不宜客。
相攜走馬渡桑乾，旌旆一返無由還。
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
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話白溝一惆悵。

送文太師致仕還洛三首

國老無心豈爲身，五年朝謁慰簪紳。
元臣事業通三世，舊將威名服四鄰。
遍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
比公惟有凌雲檜，歲

歲何妨雨露新

齊魯元勲古太師寂寥千載恐無之昔歸蹙繡經邦手復起還當
問道時入謁何曾須掖侍到家依舊擁旌麾孔公靈壽固應在秋
晚香山訪佛祠

西都風物漢唐餘天作溪山養退居盈尺好花扶几杖拂天修竹

倚庭除白頭伴侶誰猶健率意壺殮久已疎

公昔與司馬公同居洛下常與諸老爲真

率之會酒肴果蔬隨有而具

我欲試求三畝宅從公它日賦歸歟

先人昔遊洛中有卜築之

意不自常欲成就先志顧未暇耳

李公麟陽關圖二絕

百年摩詰陽關語三疊嘉榮意外聲誰遣
伯時開縞素蕭條邊思
坐中生

西出陽關萬里行彎弓走馬自忘生不堪未別一盃酒長聽佳人
泣渭城

學士院端午帖子二十七首

皇帝閣六首

溽暑避華構清風迎翠朝楓槐高自舞冰雪晚初消

其一

南訛初應曆五日未生陰靈藥收農錄薰風拂舜琴

其三

臯心本夷曠一氣自炎涼不廢荆吳舊民風見未央

其四

九門已散秦醫藥百辟初頒凌室冰飲食祈君千萬壽良辰更上

辟兵縉

其五

雨遲麥粒尤堅好日麗蠶絲轉細長八夏民間初解愠宮中時舉

萬年觴

其六

汴上初無招屈亭沅湘近在國南垌太守漫解供新糴諫列猶應
記獨醒

太皇太后閤六首
決獄初迎雨開倉旋取陳青黃今接夏饑疫免憂春

其二

簾密風時度宮深日倍長紵羅隨節賜黍麥趨新嘗
其三

執執寧忘濯清心自釋煩東朝聞好語畏日解餘暄

其四

出磨玉塵除舊廩捧箱絲纒看新絲一年豐樂今將半兩殿歡聲
外得知

其五

舟楫喧呼招屈處禽魚鼓舞放生中百官卻拜臬羹賜函去方知
舜有功

其六

玉殿清虛過暑天草廬煩促念民編外家近許遷新宅不遣司農
費一錢

皇太后閣六首

壽康朝謁蚤長信燕閒多不有圖書樂其如晝漏何

其二

玉宇宜朱夏壺冰生晚涼深心念行暘清夜久焚香

其三

蠶宮罷採擷暴室獻朱黃翁呷霜紈動闌班綵縷長

其四

六宮無事著嬉遊百藥初成及早收菖歎還羞十二節椿年自占
八千秋

其五

萬壽仍縈長命縷虛心不著赤靈符民間風俗疑當共天上清高
定爾無

其六

楊子江心瀉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禁捧秋天月長照人心
助至公

皇太妃閣五首

曉起鐘猶凝朝回露欲乾逡巡下清蹕委曲問平安

其二

壓蔗出寒漿敲冰簇畫堂人間正裨暑天上絕清涼

其三

九夏清齋奉至尊
消除癘疫去無痕
太醫爭獻天師艾
瑞霧長縈堯母門

其四

紈扇新裁冰雪餘
清風不隔紵羅疎
飛昇漫寫秦公子
榮謝應憐漢婕妤

其五

渺渺金河入禁垣
漸臺雨過碧波翻
共傳太液龍舟穩
不似南方競渡喧

夫人閣四首

修厦欺晴日重簾度細風羣仙不煩促長在廣寒宮

其二

尋芳空茂木鬪草得幽蘭歌舞織絺健嬉游玉佩珊

其三

新煮青筠稻米香旋抽獨蠶薄羅光剩堆雕俎添崖蜜爭作輕衫
薦壽觴

其四

御溝遶殿細無聲飛灑彫墀曉氣清開到石榴花欲盡陰陰高柳

一蟬鳴

次韻門下劉侍郎直宿寄蘓左丞

雷雨連年起臥龍穆然臺閣有清風一時畫諾雖云舊此日都俞
本自公松竹經霜俱不改鹽梅共鼎固非同一篇和遍東西府六
律更成十二宮

次韻張來學士病中二首

一臥憐君三十朝呼醫仍苦禁城遙靈根自遂新陽發病枿從經
野火燒吻燥未須尋麩蘖囊空誰與典絺蕉何時匹馬隨街鼓睡
起頻驚髀肉消

塵垢汗人朝復朝病中吟嘯夜方遙
長空鴈過疑相答虛幌螢飛坐恐燒
稍覺新霜試松竹未應寒雨敗梧蕉
從來百鍊身如劍火滅重磨未遽銷

次韻張君病起二首

壯年得疾勢能支不廢霜螯左手持
漸喜一杯留好客未應五斗似當時
口中舌在時間句雪裏心安不問師
去卧淮陽從病守功名他日許君期

老去生經廢不行鏡中白髮見空驚
解將冲氣通枯指易甚新陽發舊莖
一悟少年難久恃不妨多病卻長生
文章繆忝追前輩

食從來亦強名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

樂城集卷之十七

宋

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

全校

賦八首

巫山賦

過瞿唐之長江兮蔚巫山之嵯峩雲孤興其勃勃兮北風慨其揚
波山嶽峯而直上兮越至神女之所家峯連屬以十二兮其九可
見而三不知蹊遂蕪滅而不可陟兮玄猿黃鵠四顧而鳴悲覽松
栢之青青兮紛其若江上之菰蒲維其大之不可知兮有橈雲之

脩柯蔓草蒙茸以下翳兮飛泉潔清而無沙亭亭孤峯其下藂木
交錯而不明兮若有美人慘然而長嗟斂手危立以右顧兮舒目
遠望怳然而有所懷儼峩峩其有禮兮盛服寂寞而無譁臨萬仞
之絕嶮兮獨立千載而不下顛追懷楚襄之放意肆志兮泝江千
里而遠來離國去俗兮徘徊而不能歸悲神女之不可以朝求而
夕見兮想遊步之逶遲築陽臺於江干兮相氛氣之參差惟神女
之不可以求得兮此其所以爲神湛洋洋其無心兮豈其猶有懷
乎世之人朝雲尉其晨興兮暮雨紛以下注變化倏忽不可測兮
俄爲鳥而騰去忽然而爲人兮佩玉鏘以琅琅愛江流之清波兮

安燕處乎高唐彼蛟龍之多智兮尙不可執以且學高邛深其藎
蒼兮悅誰識其有無

屈原廟賦

淒涼兮秭歸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之子伉直遠兮復誰似宛
有廟兮江之浦予來斯兮酌以醕吁嗟神兮生何喜九疑陰兮湘
之淚鼓桂楫兮蘭爲舟橫中流兮風鳴厲忽自溺兮曠何求野莽
莽兮舜之邛舜之牆兮繚九周中有長途兮可駕以遊揉玉以爲
輪兮斲冰以爲之輶伯翳俯以御馬兮臯陶爲予參乘慘然愍予
之強死兮泣然涕下而不禁道予以登夫重邛兮紛古人其若林

悟伯夷以太息兮焦衍爲予而歔歔古固有是兮予又何怪乎當
今獨有謂予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展禽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
安可以謗予抱關而擊柝兮余豈責以必死宗國隕而不救兮夫
子舍是安去予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而出涕予豈如彼婦兮夫
不仁而出訴慘默默予何言兮使重華之自爲處予惟樂夫揖讓
兮坦平夷而無憂朝而從之遊兮顧予使予昌言言出而無忌兮
暮還寢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旣死而後能然彼鄉之人兮夫
孰知予此歡忽反顧以千載兮喟故宮之頽垣

缸硯賦

并敘

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藥煮瓦石使軟可割如土嘗以破釀酒缸爲硯極美蜀人往往得之以爲異物余兄子瞻嘗遊益州有以其一遺之子瞻以授余因爲之賦

有物於此首枕而足履大胸而大膺杯首而箕制其壽百年骨肉破碎而獨化爲是其始也生乎黃泥之中其成也出乎烈火之下尾銳而腹蟠長頸而巨口舖糟啜酒終日醉飽外堅中虛膚密理解偶與物鬪脅漏內槁棄於路隅瓦礫所笑忽然逢人藥石包裹不我謂瑕治以鼎鼎烹煎不辭斧鑿見剖一爲我形沃我以水汗我以煤處我以儿子旣博物能識已否客曰嗟夫物之成也則必

固有毀也邪物之毀也則又不可謂棄也邪既成而毀者悲其棄也既棄而復用者又悲其用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以予觀之昔子則非開口而受濕茹辛含酸而不得守子之性者邪今子則非坦腹而受汚糢糊瀰漫而不得保子之正者邪且其飲子以水也不若飲子以酒以物汙子也不若使子自保子果以此自悲也則亦不見夫諸毛之捽拔諸楮之爛靡殺身自鬻求效於此吐詞如雲傳示萬里子不自喜而欲其故則吾亦謂子惡名而喜利棄淡而嗜美終身陷溺而不知止者足悲矣

登真興寺樓賦

并敘

季夏六月子瞻與張戶曹琥同遊眞興寺晚登寺後重閣南望
連山如畫山前有白鷺十數冥冥飛去東南望五丈原原上有
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迹作書與轍曰可以賦此賦曰
涉六月之徂暑兮迺秦川而遠望樓馮高而遠遠兮日將薄乎西
方牛羊相從而下來兮孤烟特起於蒼茫南望連山之參差兮奔
走相屬而騰驤桀桀其雄高兮惟太白與終南林阜蔚以扶拱
兮浩合杳而穰穰若羣馬之相追逐兮忽鬱怒而狂章駢交首以
磨頸兮紛絕馳於四方日將入而山陰兮天黝黝而茫茫淡平雲
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翱翔羽裊裊其彌遠兮聲斷絕而復揚眇將沒

面猶見兮飄若仙人之不可望曠羣歸於何所兮徂南澗之泱泱
回東望夫脩隆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兮涕橫流以
浪浪雲塊比其不起兮若覆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見兮蓋千變
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想強馳詞於千里兮增異
日之惆悵維古事之亦然兮偶一世之所向非有意於求慕兮徒
今世之追賞雖孔明其何益於五丈兮使無原其忘亮覽川原而
思古兮况亡弓之遺轍

超然臺賦

并敘

子瞻旣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爲東州守

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俗樸陋四方賓客不至受
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驅除螟蝗逐捕盜賊廩卹饑饉日不遑
給幾年而後少安顧居處隱陋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臺
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曰此將何以名
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
於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
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海噫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
者長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子曰雖有榮觀燕
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爲之賦以告曰

東海之濱日氣所先歸高臺之陵空兮溢晨景之絜鮮幸氛翳之
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閒舒堙鬱以延望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壘
與玉笋兮清醪絜其如泉奏絲竹之憤怨兮聲激越而眇綿下仰
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棄溷濁乎人間倚
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無盡於雲烟
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澌漫喬木蔚其蓊蓊兮興亡忽乎滿
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嶮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
夕躔嗟人生之漂搖兮寄流楫於海壖苟所遇而皆得兮遑旣澤
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於曲全中變潰而失故兮有驚

悼而汎瀾誠達觀之無不可兮又何有於憂患顧遊宦之迫隘兮
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
足兮竚明月乎林端紛旣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踟躕馬躑躅而
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旣闌惟所
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爲超然者邪

服茯苓賦

并敘

余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治肺則病脾治脾
則病肺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十有二官於宛邱或憐而
受之以道士服氣法行之期年二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

之說晚讀抱朴子書言服氣與草木之藥皆不能致長生古神
仙真人皆服金丹以爲草木之性埋之則腐煮之則爛燒之則
焦不能自生而况能生人乎余旣汨沒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
則試求之草木之類寒暑不能移歲月不能敗者惟松栢爲然
古書言松脂流入地下爲茯苓茯苓又千歲則爲琥珀雖非金
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屑而瀹之去其脈絡
而取其精華庶幾可以固形養氣延年而卻老者因爲之賦以
道之詞曰

春而榮夏而茂憔悴乎風霜之前摧折乎冰雪之後閱寒暑以同

化委糞壤而兼朽茲固百草之微細與眾木之凡陋雖復效骨華
於刀几盡性命於杵臼解急難於俄頃破奇邪於邂逅然皆受命
淺薄與時變遷朝菌無日蟪蛄無年苟自救之不暇矧它人之足
延乃欲擷根莖之么末假臭味以登仙是猶託疲牛於千里駕鳴
鳩而升天則亦辛勤於澗谷之底槁死於峯崖之顛顧桑榆以竊
歎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厚犀兕心堅
鐵石鬚髮不改蒼然獨立流膏液於黃泉乘陰陽而固結象鳥獸
之蹲伏類龜鼈之閉蟄外黝黑以鱗皴中絜白而純密上灌莽之
不犯下螻蟻之莫賊經歷千歲化爲琥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

而終畢故能安竟龜而定心志卻五味與穀粒追赤松於上古以
百歲爲一息顏如處子綠髮方目神止氣定浮遊自得然後乘天
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夫無窮夫又何求而得食

墨竹賦

與可以墨爲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命於天賦形
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而解弛散柯布葉逮冬而
遂性剛絜而疎直姿嬋娟以閑媚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之凌厲
均一氣於草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今
子研青松之煤運脫兔之毫睥睨牆堵振洒繪綃須臾而成鬱乎

蕭騷曲直橫斜穠纖庫高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於崇朝子豈誠
有道者耶與可听然而笑曰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
隱乎崇山之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無槩乎予心朝與竹乎
爲游莫與竹乎爲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
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
玉澹乎自持淒兮欲滴蟬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眇掩
冉以終日笋含籜而將墜根得土而橫逸絕澗谷而蔓延散子孫
乎千億至若藪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犖坳荆棘生之蹇將抽而
莫達紛旣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已病而增奇淒風號怒乎

隙穴飛雪凝冱乎陂池悲眾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
於旣寒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追松栢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爲此
則竹之所以爲竹也始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
乎忘筆之在手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而脩竹森然雖天造之無
朕亦何以異於茲焉蓋予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

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爲之者異
爾況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

唯

黃樓賦

并敘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於濟南
溢於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
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室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
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
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
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
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
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
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旣涸朝廷方塞

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
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
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旣去而民益親於是卽城之東門爲
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
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辭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元
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爲汙
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
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

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爲
一窺吾壖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
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爲海舞魚龍於隍壑閱帆檣於睥睨方
飄風之迅發震鞀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
日之旣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杵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
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
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
樂之爲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憑茲樓而四顧覽
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皋衍其如席桑麻

蔚乎施施畫阡陌之縱橫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
於堙際清風時起微雲靈霽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
差與水背馳羣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
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峰巋乎
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魏峨相重激水旣平渺莽浮空駢洲接
蒲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缺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
鴻羣往白鳥孤沒橫烟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淩漫古汴入
焉漚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
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于青壁陰氛爲之辟易窺

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栗息
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
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
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
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郊墟蓋將問其遺老旣
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旣逝閔河決於疇昔知
變化之無在付盃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頽然就醉河傾
月墮攜扶而出

尺謂舉之而出也

變山之勝至極也蓋西望綠曰氣甚靈客驟然而笑驟然復歸而
曰以燕而雖將及姑也殊與予甲古人之所遊閱固異然謂昔以
細董時爲大傑小飲飲谷出高水窮草半波盡營謀固其意委則
而張其輝溫如蓬蓬止如林林昔是標也仲之則火烈清澗標以
感然自稱且午際不見夫昔之何也各平山而取標處以計而水
標標大業應標以爲之蓋標何見時標標命一始也建三

人其而直上矣爲標然少而然無標而人可對人對寒而標標有

樂城集卷之十八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 全校

辭五首

御風辭

題鄭州
列子祠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西海之中其
徐泠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
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然塵壒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
得也蓋歸於空今夫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

之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見車馬與
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
子獨不見夫眾人乎貧者葺蒲以爲屨斷柳以爲屨富者伐檀以
爲輻豢駟以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苟
爲服因物之非其理屨屐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
風乎昔吾處乎蓬華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而任無
所從也有風瑟然拂吾廬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
有飛鳶後有遊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橫從下眎
海嶽晃蕩青紅蓋雜陳於吾前者不可勝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

心胸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馮澹乎與風爲一故風不知有我而
吾不知有風也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超然而上薄乎
雲霄而不以爲喜也拉然而下墮乎坎井而不以爲凶也夫是以
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爲我立乎大風之隧凜乎恐其不能勝
也蹙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而留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耀而
憂墜耳洶湧而知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
輕如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鍾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十仞之墉
非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况欲與之道遙翱翔放於太空乎
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

入火而不熱苟爲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於風乎於是客起而
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
乎

上清辭

宮在太白山
詞子瞻作

帝蕩蕩其無尊兮居深高乎九閻顧后土之茫昧兮若世人之觀
天雲冥冥其無見兮曰其下維神姦山重深而海廣兮憂百鬼之
傷人屬神媪以九土兮界海若以九川時節降以督視兮下斗魁
之神君吁嗟君兮吾不可得而訊也庸使我待之人兮其使我以
爲神也朝求兮山顛夕采兮澗涘取荷華兮菱實拾芳蘭兮白芷

鹿伎伎兮來豈魚揖揖兮趨餌秋風高而稻熟兮寒泉冽其清泚
爲酒醴以跪酌兮斷白茅而爲委嗟天上其何食兮畏人君之不
吾以進屏息以薦恪兮退俯偃而仰俟爲善得福兮界惡以死恐
懼受賜兮怠傲獲罪玉食有不享兮曾潢汗蕨薇之不棄謂神君
之不可知兮何好惡之吾似跨脩龍之百尋兮騰怒髮而上指從
千騎之飄忽兮拂長劍其天倚隕星殃於太極兮霍雲散而風靡
還祕殿之清深兮目流電其不可仰視望威神而股栗兮知其中
之人耳致吾有以薦誠兮庶其可得而祀也

楊樂道龍圖哀辭

并敘

嘉祐五年三月轍始以選人至流內銓是時楊公樂道以天章閣待制調銓之官吏見予於稠人中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無人敢願得備數轍曰唯既而至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明年予登制科公以諫官爲考官祕閣又明年四月公薨方其病也予見於其寢莫然無言曰死矣將以寂滅爲樂蓋予之識公始三歲矣三歲之中不過數十見公齒甚長予甚少公已貴予方貧賤見之輒歡樂笑語終日不厭釋然忘其老且貴也蓋公死士大夫相與痛惜其不幸而予又竊有以私懷之公本河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文詞得官其後將兵於南方與蠻

戰亦有功其爲將能與士卒均勞苦飲食比其最下者而軍行常處其先以此得其死力常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變化之節其稱曰今之人才不及古人多將輒爲所昏嘗於南方以數千卒自試自度可以復益數千人而不亂然公之與人謹畏循循無所迓平居遇小事若不能決人皆怪其能將以破賊疑其無以處之不知其中有甚勇者人不及也蓋其謹畏循循者所以爲勇而人莫知之卒時年五十有六素病瘦甚羸然平居讀書勤苦過於少年好爲詩喜大書皆可愛有子一人生始二歲將卒名之曰祖仁旣卒家無遺財以故衣斂仰於官及其友人以

葬以克養其家將以七月葬於洛陽五月其家以其柩歸作哀
辭以遺其紼者歌之辭曰
嗟夫楊公歸來兮洛之上其土厚且溫生年五十九有子以祭兮
何慕而不若人其天子憐爾贈金孔多兮家可以不貧平生不爲
惡死而有遺愛兮雖亡則存家本將家有功而不墜兮配祖以孫
爲人至此非有不足兮可以無憾而人爲悲辛嗟夫楊公歸來兮
家有弱子恃爾神

劉凝之屯田哀辭

并敘

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山隱君劉凝之卒于山之陽其孤格書

來赴曰君昔知吾兄旣又識吾父今不幸至於大故其爲詩使
挽者歌之以厚其葬十月乙酉葬於清泉鄉書不時至緩不及
事乃哭而爲之辭始予自蜀遊京師識凝之長子恕道原博學
強識能通三墳五典春秋戰國歷代史記下至五代分裂皆能
言其治亂得失紀其歲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下數千歲
如指諸左右其爲人剛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嘗以語假人人多
疾之翰林學士司馬公方受詔細書東觀以君爲屬公以直名
當世而君尤甚雖公亦嚴憚之士知君者曰君非獨然君父凝
之始以剛直不容於世俗棄官而歸老於廬山二十年矣君亦

非久於此者也既而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三年得疾不起今年
春予以罪謫高安過君之廬傷君之不復見拜凝之於牀下其
容睟然以溫其言肅然以厲環堵蕭然餽粥以爲食而遊心塵
垢之外超然無感感之意凜乎其非今世之士也然予之見凝
之始得道士法卻五穀煮棗以爲食氣清而色和及其沒也晨
起衣冠言語如平時無疾而終予然後知君父子皆有道者然
道原一斥不用遂往而不能返凝之隱居絕俗三十餘年神益
疆氣益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其清則同而其曠達自遂道原
不及也辭曰

伯夷之清百世而一人兮其生也微以爲食餓死於首陽世之士
謂清不可爲兮計較得失以和爲臧信和之可以浮沉而自免兮
彼爲和者何三黜之皇皇曰爲道者不與命謀兮非和實得非清
實喪若凝之爲父與原之爲子兮絜廉不撓冰清而玉剛如世之
言當皆折兮原何獨短凝何獨長要長短之不可以命人兮適天
命之不可常惟溷濁之不可居而狷潔之難久兮吾將與凝乎同

鄉

鮮于子駿諫議哀辭

并敘

中山鮮于子駿弱冠而仕老而不得志買田於陽翟蓋將終焉

元祐元年始召爲諫議大夫朝廷以得人相慶而子駿亦不敢以老爲辭意將有所建焉居數月得足疾不能造朝卽自引去得請淮陽未幾以不起聞士之識與不識皆爲之出涕夫死生命得喪非子駿之憂而有志不獲爲可悲也子駿於書無所不讀言而善屬文晚節爲楚詞得古之遺思其文與蜀郡文與可相上下與可沒將十年而子駿亡蜀人皆悲思之其子頡求子爲挽歌作楚辭以授之以爲子駿之意也

登嵩高兮捫天涉清潁兮波瀾中休息兮故韓有美人兮來居曳佩玉兮長裾內諒直兮外脩車還軫兮莫予畱築室兮疏流植榦

兮時芳雪積兮中谷曰予侯兮春暘春風至今百鳥鳴升高水兮
雨亦晴鳴一再兮驚人時不予兮徂征美人兮駕長離來逡巡兮
往奔馳命不可兮奈何號帝闈兮訴予予騫木蘭兮茹紫芝予飲
石泉兮濯流波不妄食兮褻回莫之飽兮不飢遊於斯兮伏斯命
有盡兮孰違心不滅兮亭亭倚嵩少兮長歛

詩六首

太白山祈雨詩五首

同子瞻作

田漫漫耕挹挹拔陳草生九穀人功盡雨則違苗不穗苧不米哀
將饑兮

山巖巖奠南西嗟我民匪神依伐山木藝稷黍求旣多訴不已猶
我許兮

山爲灰石爲炭水泉沸百草爛神予我旱奪之孰爲是驕不威尙
可弛兮

雷馮空雨騰淵誅孽妖反豐年顧千里瞬三日神在堂龍爲役是
何惜兮

雨旣止百穀復築場壤治困簾爲酒醴伐豚羔舞長袖擊鳴鼉匪
以報兮

舜泉詩

并敘

始余在京師遊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
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東方之人多稱之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
之既至大旱幾歲赤地千里渠存而水亡問之其人曰城南舜
祠有二泉今竭矣越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人相與驚曰舜其
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霖麥禾薦登泉始復發民驩曰舜其
尚顧我哉泉之始發潏爲二池醴爲石渠自東南流於西北無
不被焉灌濯播灑蒲蓮魚鼈其利滋大因爲詩使祠者歌之詩

曰

歷山崑崑虞舜宅焉虞舜祖矣其神在天其德在人其物在泉神

不可親德用不知有冽斯泉下民是祗泉流無疆有永我思源發
于山施于北河播于中逵滙爲澄波有鼈與魚有菱與荷蘊毒是
洩汗濁以流埃壒消亡風火滅收斂木敷榮勞者所休誰爲旱災
靡物不傷天地耗竭泉亦淪亡民咸不寧曰不享耶時雨旣澍百
穀旣登有流泫然彌坎而升溝洫滿盈鰕鼃沸騰匪泉實來帝實
顧余執其羔豚蘋藻是蒞帝今在堂泉復如初

鳳硃石硯銘

并敘

鳳硃石硯銘
其硯石曰硯石

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硃潭水則不成潭中
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研與筆墨宜世初莫識也熙寧中太原

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最後
得此長博豐碩蓋石之傑子瞻方爲易傳日効於前與有功焉
爲之銘曰

陶土塗鑿崖石玄之壺頰之賊涵清泉闕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
滑堅善凝墨乘不取長歎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
待誰爲出

彭城漢高帝廟試劔石銘并叙

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一寸中裂如破竹不盡者寸父老曰
此帝之試劔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爲彭城守弟轍實從入

廟觀石而爲之銘曰

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劍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誠山石爲剖夜
斷長蛇且泣神母指麾東西秦項授首斂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
將之山嶽頽仆用巨物靈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巋然斯
石不尙有舊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

并叙

禪師聰公昔以講誦爲業晚遊淨慈本師之室誦南嶽思大和
尙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一日爲本燒香本曰吾疇昔
爲汝作夢甚異汝不悟卽死不可不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旣而禮

僧伽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疑也趨往告本本日向吾夢
汝吞一世界一剃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始出家真吾子也乃
擊鼓升座爲衆說此事聰作禮涕泣而罷聰任高安聖壽禪院
予嘗從之問道聰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今
吾亦無以告子子從不告門人而入道乃爲頌曰

道不可告告卽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香嚴辭去得之瓦礫臨
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
剃刀髮落如花遊行四方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
者如恒河沙

香噴等軒頌

南豐張君家有等軒問我何者是平等法我告張君物之不齊何
所不有長短大小淨穢好醜雜然前陳參差不等亂我身心耳目
鼻口欲求平等了不可得忽然覺知身心本空萬物亦空諸差別
相皆是虛妄無有實性孰爲不等等爲一空尙無平等何處復有
不平等者遍觀萬物無等不等是謂真實平等法已

欒城集卷之十九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頤天敘禮初

全校

新論三首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 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
不誣治以爲亂不援亂以爲治援亂以爲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
爲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
也故莫若言天下之成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

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爲大則曰無亂爲異則曰有變以爲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爲以爲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爲治之地夫有意於爲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鉏耰車馬精心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爲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徉翱翔惟其所欲爲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爲治之地也爲治之地旣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

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栢梧櫟叢莽樸欒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
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罰作之以
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
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
俵俵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
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強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
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
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
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

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殯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爲
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
以相愛哀蹙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
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爲治之地也至於堯
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增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
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
以濟民飢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
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送死
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以施之

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爲治之
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
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
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
仁而遺法尙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
欲爲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
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
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
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

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
軍旅整於郊相地而褒征山林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墜各均其
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
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
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
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
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荆人於城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
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
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強是數人者雖其

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爲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爲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徬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爲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爲虞舜其次爲曾閔而其次猶得爲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生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爲國而豈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

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爲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

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

孔子亦獵較者衰世之何者其所因者

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爲有王者起今之諸

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

害其爲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爲唐由是觀之則夫享

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

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

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爲者舉而就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

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

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爲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爲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爲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墮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爲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

其所欲爲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
穿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况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
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
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
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它患難而
唯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人不能
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
治之地旣成賂之則爲漢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
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

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
乘舟中流釋其楫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爲是固
然也其爲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
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
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
也故爲之說曰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
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不可
以強力力雖強而輒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
足以排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

敢惟不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爲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三都誅其

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邦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爲是國也必舉之以爲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爲旣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爲有此具也君子脩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

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拂先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爲古之人欺我雖有爲之者蓋勉強而爲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爲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踈夫以不信之心行日踈之道以治無以爲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旣立則身脩而天下可化也

樂府詩集卷之十六

七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